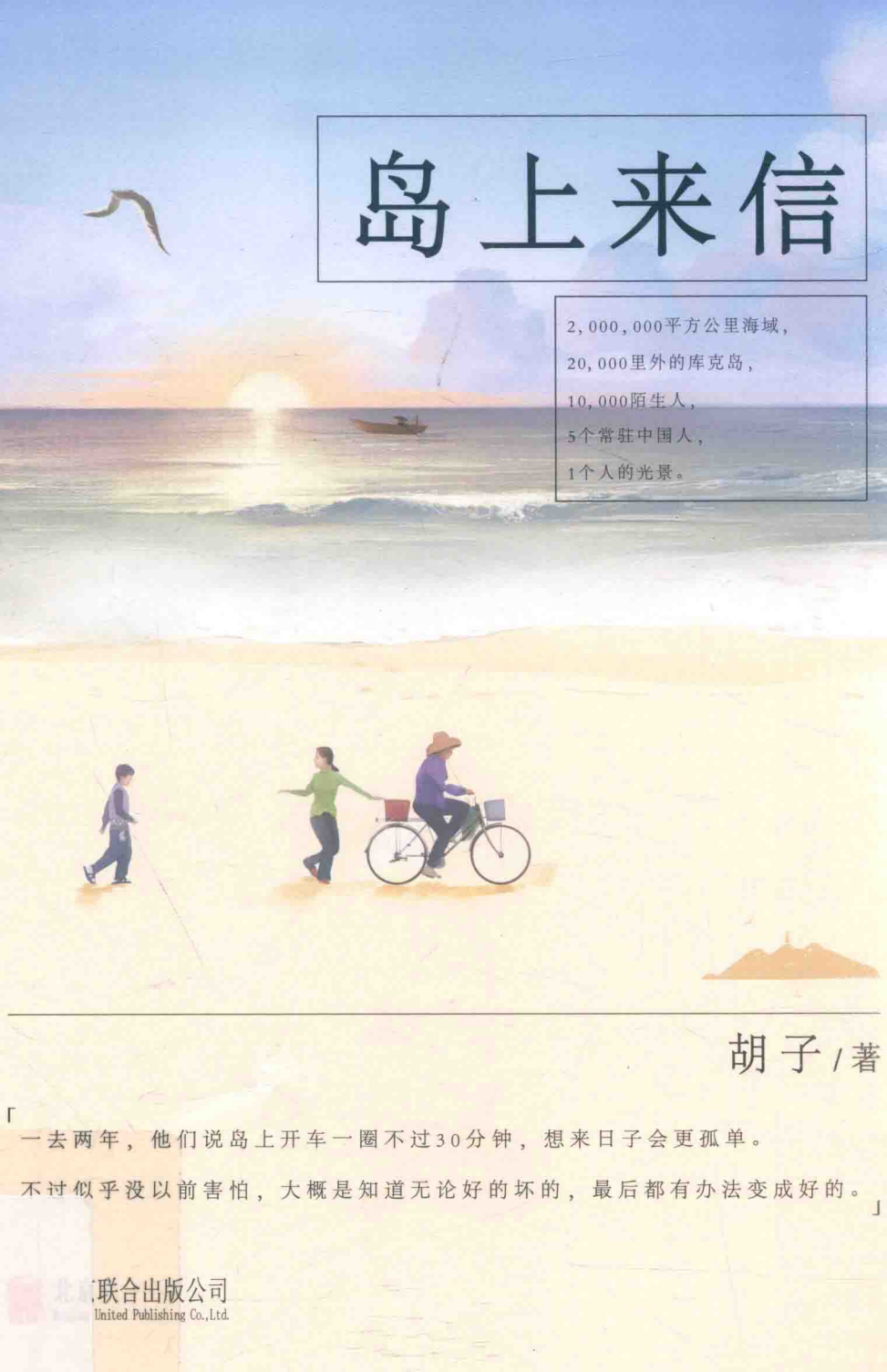




岛上来信

2,000,000平方公里海域，
20,000里外的库克岛，
10,000陌生人，
5个常驻中国人，
1个人的光景。

胡子 / 著

「一去两年，他们说岛上开车一圈不过30分钟，想来日子会更孤单。

不过似乎没以前害怕，大概是知道无论好的坏的，最后都有办法变成好的。」

联合出版公司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岛上来信

胡子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岛上来信 / 胡子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8

ISBN 978-7-5596-0720-1

I. ①岛…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530 号

岛上来信

作 者: 胡 子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夏应鹏

封面设计: S&S STUDIO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60 千字 880mm×1230mm 1/32 9 印张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720-1

定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243832

序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

我在乡下长大，是个留守儿童。除了语文课本，没读过多少闲书，作文自然也写得差。这样浑浑噩噩到了大学，看其他同学谈恋爱、考研、考公务员，考各种各样的证，而自己一事无成。终于，在大三一个无聊的上午摸去图书馆，翻来七七八八的书看。其中最喜欢沈从文，好的地方抄下来。冬天晚上北风呼啸，关了宿舍门窗坐在书桌前看。那大概是第一次体会到读书的乐趣，让我暂时从不如意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

因为读书不用功，毕业后找不到体面工作，我是个

敏感自卑的人，和同学朋友断了联系，无聊时刷刷豆瓣，看大家骂这个骂那个，感觉自己也是失意文艺青年中的一个，混不好是世道差劲。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豆瓣上的散文，常常感叹着原来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写得那么宁静。那时我在宝安机场旁边一家小厂打杂，夜里苦闷，坐在空荡荡的航空大道看海上闪电，我试着写下这些片段，后面又用类似方法写了一些回忆类日志，写得零散，没有人看，直到有天沈书枝推了其中一篇。

书枝善良，我工作上遇到麻烦，她回很长的豆邮，鼓励我忠于自己的感受。说真的，书枝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特别的朋友。她照片拍得好看，认识不少植物，文章细致动人，我敬佩这样的读书人，要是能学到她一点就好了啊，心里这样默默想着。书枝说写得好的文章要经得起在纸上看，一开始我不懂，她的文章看得多，才慢慢悟到一点话里的意思。

然而很长一段时期困在琐碎工作里，我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做过一年导游，有人指着鼻子骂我阴险恶毒，辞职时上司挽留，我说常常起早贪黑忍气吞声，可交完房租连吃饭的钱也没有，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后面转行去教英文，做得上手，又得人尊重，慢慢恢复了一点自信。办公室有个出身很好的女同事，待人处世意外的丝毫没有高傲气，她转兼职申请出国深造，我偶尔就约她在图书馆一起看书。四月的南方雨水绵绵，夹层人少，一张巨大红木

桌，她坐在那头，身后青翠的芭蕉叶滴答滴答响，忧愁也在心里一圈一圈淌开来，我离她实在太遥远了。

她走以后，我也辞了职，准备考一所植物园的研究生。以前真是非常讨厌读书，上过班才觉读书可贵。我每天晚上做饭，留一半隔天早上让朋友带去公司，中午他帮我热好，我抓紧时间讲几句话，今天看了多少，哪些懂了，哪些没懂，然后一个人坐在小花园走廊吃完。这样，两本专业书看得滚瓜烂熟，我上线了，不过因为没有实验室基础，复试被刷，在朋友介绍下调剂到一所偏远的海洋大学学水产养殖。这个专业比较辛苦，学校上半年课就派去乡下做实验。日子无聊，实验之余看完了《汪曾祺全集》，小说集和散文集里喜欢的文章也很耐心地抄，这些文章对我影响很大，明白作文章应有怎样的克制和收敛。

做实验的日子苦，暑假回家也不好过，到这个年纪没谈对象，根本出不得门。我觉得孤单，没人说话。有天一个表哥喊我陪他去捉鱼，我哪里会，实在无聊就去了。回来我写了《捉鱼》，起床、吃饭^①、邓安庆、有鹿鼓励我，他们是我喜欢并欣赏的人，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写作让沉闷的生活明亮一点了。

后面在书枝影响下，我又读了废名。废名有小孩子

① “起床、吃饭”是一个豆瓣ID。

的天真心境，真挚可爱。我性格里正好有温柔的一面，对周围人事同样抱有小孩子一样的稀奇和快乐，能感应到旁人的孤单寂寞，我写努力工作的《福地李永南》，身体不好的《兵哥》，《晒鱼》里背井离乡的郑叔，都是些渺小的人，我尽自己力量写下来，一个个仿佛浩瀚宇宙里的星星。这本小书里应当也有废名一般的孩子气，这是我非常珍惜的东西。想起小时候刚刚过完年，父母搭村里早班车去外地做事，我舍不得，却无能为力，长大以后发现人生处处是离别，孤单无奈是生活的常态，幸运的是，写作让我找到了出口。

海洋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发现先前一起在图书馆看书的女同事就在附近上班，夜里她在我公司楼下等车，车子少得可怜，往往一等一个多小时，我得以跟她多说话。早两年她对生活抱着近乎天真的幻想，现在长进了许多。她往后会变得更加独立不呢？我是外派的工作，下个月出去，在遥遥的南太平洋。一去两年，日子会更加孤单，不过似乎没以前害怕了，大概是知道经历无论好的坏的，最后都有办法变成好的。



小男孩的飞行梦。



目
录

故乡

002 捉鱼

009 倒数第二次暑假

021 乡野食堂

058 晒鱼

064 姐姐

069 兵哥

026 鹭鹭

030 一碗热气腾腾的蒸菜

035 福地李水南

077 多多

082 家伟

089 夏夜

043 新年快乐

048 拜年

053 封子

在岛上

- 098 少爷水手
107 养黑珍珠的老李
113 去承梧
121 去双崑铺
131 海洋大学
139 在宿舍做饭
176 又是一年卸鱼时
184 二十七岁去远方
192 去彭林
223 勇的暑假
230 回春
236 草潭往事
200 彭林岛见闻
207 做苗
216 苏瓦月古
244 抓虾
252 施工队
261 小岛过年
268 合租室友
145 海上信件七封
161 北方有孤岛
171 去江西

故乡

捉鱼

立秋过后，天凉下来。起了灰色又潮湿的云。灌木丛中几只鸡在埋头找虫子。它们才刚刚长大，苗条，但也开始下蛋了。下的蛋小，壳薄，青壳居多。鸡蛋在冰箱堆成小山，小孩子是不爱吃的，他们情愿吃老干妈。有时我敲三四个，加一点冷水，打散后摊在冒青烟的油锅里，很快煎得金黄，是亮堂亮堂的金黄色，很香，口感柔软，我一个人就能吃完。有次一个伯伯送来十几条黄颡鱼，叔叔把它们都煮了，另外打几个鸡蛋下去。鱼和鸡蛋同煮，吃起来没腥味，真时兴。

叔叔也捉鱼。他买了一副很长的渔笼，放在膝盖深的浅

水区，由密且长的水草掩着。鱼喜欢来这样的地方。不过笼里还是要放饵料，不然只有误打误撞的几条才会钻进去。

每天早上叔叔去起一道，能起一两斤。有鳊鲂、白鲢、麦穗、黄颡、乌鳢，偶尔有刚成年的鲢鱼，剖出来绿色的卵囊。鲤鱼和武昌鱼也有，都只是寸把长。鲤鱼肚子圆鼓鼓的，武昌鱼的鱼鳞泛着黄光，都很好看。奶奶欢喜地接过桶子，在鱼的腹鳍处剪一个小口挤出内脏。乌鳢实在太小了，食指大小而已。我蹲在旁边叹息，奶奶说：

“那怎么办？放了它们？”我不作声，心里念：你们这群蠢东西，以后不要成群结队地钻到笼里来啊。

鱼洗净后，放到锅里焙干，要放点油。之后把锅换成竹箴折子，把鱼摊匀，覆上报纸。灶里再添点锯木灰，把明火压下去，这样熏一天，第二天就能吃到很香的腊味了。

这样的情形大概持续了半个多月。有天早上，叔叔回来说渔笼被偷了。奶奶埋怨头一天叔叔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换地方，几百块钱的东西，别人见了肯定要眼红。隔日听说建平叔叔放在大园里的渔笼也被偷了。那一带人迹罕至，想必是惯偷。

没了渔笼，叔叔就自嘲：“唉呀，不搞了，不搞了，每天弄得一身湿，麻烦。”实际上，渔笼被偷前两天，他还特地去买了雨裤。现在雨裤挂在堂屋，和叔叔一样落寞。

有天接到秋哥哥电话，喊我去捉鱼。

秋哥哥是姨妈的儿子。他从小喜欢乐器，但姨父姨妈嫌吵，他只好提着小号去屋后吹。后来他组了一支西乐队，有长号、小号、圆号、电子琴、架子鼓，还有麦克风。哪里有人去世，他们就去哪儿。和吹唢呐、敲铜锣的法师相比，西乐实在太现代化了，唱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真的好想你》《祝你平安》《永远是朋友》，到下半夜还会舞狮子、耍杂技。这样屋里屋外就是两番景象，屋里法师在堂屋念经超度，孝子们跪在遗体前放声大哭，屋外则一片热闹景象。西乐队找来的年轻人样貌出众，他们留着郭富城一样的三七分头，走到哪里都招姑娘喜欢。西乐队一下改变了原本苦情悲伤的气氛。主人家觉得最后热热闹闹送老人一程也有面子，慢慢地，乡下人家只要条件不是特别差劲，都会喊西乐队去造势，秋哥哥也渐渐有了名气。到如今，秋哥哥做这行有二十余年。他在看热闹的姑娘里挑了一个当老婆，两个孩子也十多岁了。他买了车子，除了本县，隔壁桃江、安化、益阳也都去。唱的歌也一路在变，几年前听他唱过《最炫民族风》，现在怕是在唱《一万个舍不得》。

我到时，他正蹲在堂屋清理丝网。他已经是个中年人的模样了，肚子凸出来，脸上很厚的肉。不过因为从来没下田做过农活，一身上下白白净净的。

“你哪天回的？”

“昨夜里。”

“哪里的道场？”

“桃江那边。”

“你真是闲不住啊，还去放丝网。”

“有味^①呢。等下和我一起去碎谷，晚上去打鱼。”

他放了三副丝网，只粘到很小的几条。网上反倒结了长长的水草和已经发黑的苍耳。水草抽几下也能抽出来，苍耳不好弄。不能蛮力扯，而且还扎手。要很耐心地两面找，然后一点点抠出来。我抠两个就没耐心，起身去看电视了。

一蛇皮袋米糠，半袋酒糟，在地上拌匀。酒糟是湿润的，米糠沾了水分，在水里就不会飘走。最后加一点剁碎的油渣，饵料就做好了。满满一大桶，足有三四十斤。秋哥哥骑摩托车，我背靠着坐上去，两手扶桶，手里还要抓一把锄头。山里有段路连续下坡，地上坑坑洼洼，我几乎要扶不住。

这些地方已经没人住了。土砖屋倒落一地，长了厚厚的芒草，原本屋后的竹子也长了过来。水里同样很深的草，这样是没办法下网的。锄头不好使劲挖，只好弯腰拔。这时头得抬起来，不然要呛水。草太厚，秋哥哥清理了很久。我站在田埂上等。脚边一线紫薇，正开着桃红色

① 有趣、有意思、好玩。

的花，一簇一簇，细细碎碎的。太阳温吞吞的黄色，不晒人，也不闷。水面微波荡漾，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听得见轻轻的松涛声。紫薇下方，田里的水还没退尽，花和水相随，映着黄色的光，鲜艳的颜色让人止不住地觉得欢喜。对岸传来几声鸟叫，嘘的一声拉两个节拍，问：去不？很快，又自顾自地嘘两个节拍，回答：不去。这样的鸟叫声，有人家的地方不容易听到。翠鸟站在电线杆的斜拉线上，离水很近，一只鹭鸶飞进了竹林。

草已除尽。在中央挖一个坑，饵料塞进去，双脚踩实。末了折一截树枝插在水边，方便夜里来打鱼。这样的陷阱做了两处，第二处在山嘴巴。几乎没有路了，只能猫着腰在灌木丛里钻，尽头是退水后露出来的一绺地。眼前一棵很大的乌柏树，很长一截还泡在水中，这样的情形恐怕自雨季后就是如此，然而这棵乌柏没有一点水涝的样子，精神抖擞。几片叶子已经红了，长出青青的果子，树干映在悠悠的水里。

这一天是中元节，平常我不敢出门。晚饭过后，我不想再去，又不好意思讲，咬牙跟着去的。天上的云还没散，影影绰绰看见一点月光。下网时要慢慢走过去，手电自然不能再開。我站在很远的地方，最后连秋哥哥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像是等了很久，总算听见下网的声音，我打开手电找过去，很可惜，这一网打得并不多。而山嘴巴这